

忘言妄聽

上下卷

商務印書館

妄言妄聽卷上

英國美森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妬人矐目

前此數百年。有二人相聚而相忤。甲性嫉妬。且忍心而害理。乙則貪而無厭。惟利是圖。嗚呼。惟貪之故。則見禍而冒進。適足以殺其身。乃瞽然不之知也。雖然。以罪狀言之。妬之爲害。乃甚於貪。似天下喜慶之事。惟己專之。他人均不之許。一日。此甲乙二人出而共事。在野地中。遇馬丁之神。神一晤面。卽了了燭其黑心。則引駕避之。二人遂臨歧路之上。其中有教堂。巋然立於道周。神止於教堂之外。止二人而語之曰。爾違此道。卽至教堂。我今示汝以名。卽馬

丁也。平日以矜孤恤寡爲事。汝二人今日遇我。不爲非幸。余將賜
爾二人以物事。爾二人將向上帝何求。求卽酬爾。然但能心禱而
不宣諸言者。吾將酬爾。以倍言已。神入教堂矣。乙思我苟不言。則
酬我必倍。不如不言之爲愈。卽趣甲速禱。且曰。汝以求多爲貴。多
得。則不至於貧窘。甲聞言。心念此物蓋愚我也。我祈百而彼于我
寧非自加貶損。今當勿墜其術。乙曰。汝胡不言。更不言者。吾且殺
爾。甲曰。汝趣吾求耶。吾苟一出口。汝故不言。則所得者。寧不倍我。
我何能然。吾今卽有所求。亦不求多。但乞吾神。剋去吾之一目。意
已。剋一目。則乙必剋雙目矣。馬丁聞言立出。而甲立盲其一目。而
乙則雙盲。嗚呼。一嫉一貪。其收局如是。然則人世之貪嫉。又何爲
耶。

屋頂取肉

有三盜同出劫剽。勿論何人。則盡肱其篋。至於方外之人。亦要而攫取之。三盜中一盜名崔阿司。顧其人雖盜。較兩盜差勝。此二盜者。得其父之遺傳。父以法受縊。子仍不悛而行剽。殆天性然也。二盜一曰黑麥忒。一曰巴拉忒。二人之操業。無所軒輊。三人乃同經一森林之下。黑麥忒見鵲巢於樹巔。卽仰盼其巢。鵲方伏卵。卽引崔阿司視之。並指示其弟巴拉忒。黑麥忒曰。孰能上樹取卵。下時爲鳥弗覺。則爲技始。高巴拉忒曰。天下安有如是之神技。黑麥忒曰。天下固有是人。其人卽我。汝試拭目觀之。黑麥忒語後。卽緣挽上樹。其狀甚穩。遂及巢次。自下微撥其巢中之草。直通卵處。取其所伏之卵。又從樹巔徐徐而下。以卵示二人。自矜其能。巴拉忒曰。

汝固神技。然更能送歸其卵於巢中。令鵲母無覺者。則其技神。乃無上。黑麥忒曰。可。吾能更挾此數卵歸巢。且令一卵無破。語後升樹。捷如猿猱。而巴拉忒亦至其上樹。捷乃過於其兄。二人同至樹顛。竟不知巴拉忒之隨其後。正納卵巢中。精神專注。鵲卵而所着之短禪。乃爲其弟所解脫而下之。而黑麥忒不之覺也。崔阿司見而不悅。知技不如彼。則怏怏無歡。已而黑麥忒下而自言曰。天下安有人如我之趨捷者。巴拉忒曰。汝指尖捷。而腦筋鈍也。汝亡其禪。何由弗知。黑麥忒曰。吾安得亡禪。且吾禪之長。直至足跟之上。巴拉忒曰。汝試示我。黑麥忒始掀長衣視之。禪果亡矣。則大驚曰。何也。崔阿司曰。汝或不禪而出。天下行盜。想無如巴拉忒者矣。以盜取盜。盜之業乃獨出冠時。吾今觀爾二人之操術。乃高於我百

倍我焉。能及吾今。變業歸耕。依吾妻子。以長終矣。且深悔前此之失計。隨爾爲盜。荒我故業。廢田不耕。廢事不治。此何爲者。今託上帝之庇。軀幹尙強。足以力耕。自贍。願上帝佑君兄弟。亦有澡滌之時。斯善矣。於是遂別二盜而歸。其妻馬雷亞。見其夫久別初歸。則大喜過望。崔阿司遂改行爲善家。日以頌一年垂及耶穌誕。崔阿司遂宰一豕。豕亦盛肥。懸醢肉於檐際。己身則出而行樵。黑麥忒巴拉忒忽至其屋頂。馬雷亞方織素。二人自上而下。問崔阿司所在。馬雷亞不知其爲盜也。卽曰。吾夫已行樵。燒炭於山中。二盜曰。佳哉。遂就屋中四覓。一遇巴拉忒。仰面見醢肉。卽謂黑麥忒曰。崔阿司懸多肉於檐際。今當取而嘗之。語後遂行。卽藏於小籬之後。以備盜肉。已而崔阿司歸。妻告以有二人闖然入室。厥狀甚獍。問

彼何爲。乃不見告。似此二人。大非善類。然幸未取吾之家具。然已一一收之。目中。崔阿司曰。吾知此二人行藏。此二人者。爲吾舊遊。今吾肉失矣。此二人一爲巴拉忒。一爲黑麥忒。其來蓋爲肉也。所悔者。吾一嚮勤。乃入彼吻。吾恨不早嚮諸村人。妻曰。胡不取肉深藏之。彼焉能竊。崔阿司曰。善。卽取肉。肉落於地。夫婦不知所藏。卽以巨盆蓋其肉。怏怏歸寢。此二盜預藏鐵鍬。向石磨其鋒。以待穴垣而進。旣入而四摸。遂登几取肉。但見斷繩而不見肉。巴拉忒微語其兄曰。吾肉已爲所藏。將謂吾不能得耶。卽聞榻上有鼾聲。則其妻已倦寐。崔阿司輾轉未睡。卽呼曰。此非鼾睡之時。吾將起視門戶。妻曰。行卽同行。然尙臥也。崔阿司爲人至審慎。卽起摸索其家具。且起盆捫其肉。肉尙存也。卽取大斧自備。出視牛圈。巴拉

忒卽至其妻榻下。僞爲崔阿司言曰：「馬雷亞，吾有一言不敢告汝。防爾謂吾癩也。妻以爲其夫曰：『爾何言趣言之？』巴拉忒曰：『吾朦朧忘夜來藏肉處也。』記性之劣，非癩而何？妻笑曰：『爾不以巨盆覆肉乎？何爲忘之？』巴拉忒曰：『吾記之矣。吾今且往捫索，曾否爲盜所得？』巴拉果舉盆取肉，邀黑麥忒同出。及崔阿司歸，嚴扃其扉。妻曰：「汝適問醢肉何也？」崔阿司愕然。妻曰：「汝適不已問我藏肉處耶？」崔阿司曰：「吾肉行矣。此二盜之技至精，萬無歸肉之期。」卽起追二人，繞捷徑出其前。黑麥忒先行，巴拉忒負肉重，行步頗踣。崔阿司力尾其後，僞爲黑麥忒之聲呼曰：「汝倦矣，授肉於我，我代爾負之。」巴拉忒果以爲其兄，卽授肉於崔阿司。崔阿司取熟徑，荷肉潛歸。巴拉忒以爲肉授其兄，亦向林而趨。及與黑麥忒相觸，知黑麥忒反。

在其前。知事已乖舛矣。而黑麥忒尙曰。汝負肉罷。胡不授我。巴拉忒笑曰。吾二人爲崔阿司所愚矣。肉非吾負。崔阿司以計取肉而去。然吾尙有法取之。此時崔阿司得肉喜極。而巴拉忒已潛追其後。則自脫其汗衫裹頭。僞爲婦人之狀。在林中呼曰。吾夫。吾防爾爲彼二盜所取。今歸矣。肉無恙乎。崔阿司以爲妻至也。卽曰。上帝佑我。我復得肉。巴拉忒曰。吾夫先行。吾負肉隨後。崔阿司旣授肉。巴拉忒復以肉就黑麥忒。及崔阿司歸時。見其妻方對燈垂淚。戀其肉。崔阿司問故。知肉更爲巴拉忒所愚。卽曰。彼何從學得女子之聲。雖然。吾必於一夜中覓取吾肉。卽履穿無惜。於是復從小道向林中。見已然火炙肉。崔阿司伏於樹後。微察其所言。二人議曰。必食此肉。不然將生他變。然樹枝溼不足烤肉也。遂出覓橡子及

枯枝。崔阿司卽至其置肉處。樹枝溼而烟多。崔阿司卽隱於樹上。已而二盜得橡子及枯枝。至納諸火中。崔阿司則潛聽其言。崔阿司已盡去其外衣。但餘汗衫。攀枝作縊死狀。巴拉忒謂黑麥忒曰。此吾父縊死之魂來示我兄弟也。黑麥忒大驚。卽起。犇巴拉忒亦舍肉同走。崔阿司見二人盡犇遂下樹。荷肉邇迤而歸。其妻大悅。曰。勇智哉吾夫也。乃能再得肉於盜吻矣。崔阿司曰。吾妻急取火煮肉。卽夜中食之。餘肉盡數日。必使之盡。妻如言生火煮肉。置大鍋於火上。崔阿司則以刀切肉。納諸鍋中。肉實鍋中且滿。崔阿司曰。吾妻候火熟肉。吾且小息於榻上。然仍著衣以備此二憾。妻曰。可。賊未必來。吾祝見禽於捕者。崔阿司遂歸臥。妻仍守火次。此時二盜見樹上白衣人趣走。尋知非其父。見靈蓋爲崔阿司所給於。

是巴拉忒大哭失肉。且痛技爲崔阿司所敗。自隕其名。又念崔阿司既得肉。必夫婦同享。吾決不之甘。不寧惟是肉既不得。彼將引爲笑柄。嗤我無能。如何而可。不如仍至其家。視其肉。於是二盜復至崔家。仍由牆竇內窺。見肉尙未熟。巴拉忒曰。阿兄。彼肉尙未熟也。然吾何能染指於鼎而出。黑麥忒曰。少須之。待其熟而進。尙未爲晚。吾斷不能聽崔阿司獨享此肉。黑麥忒則取一樹枝。以刀削其端。令尖利。卽從屋上啓小竇。下覷。見崔阿司仰臥甚酣。其妻亦睡於竈下。二盜卽垂樹枝於鍋中。以刺穿其肉。抽樹枝出。諸瓦上分而食之。於是者再。崔阿司醒。仰見屋上有物。上下鍋中取肉。卽大呼曰。爾二人穿吾墉。啓吾瓦。果如是。互相仇復。將至幾時。不如且下同享此肉。不幾省事乎。黑麥忒兄弟遂同下。其妻取肉爲三。

分。二盜各得其一。崔阿司夫婦同享其一。由此觀之。天下人苟友強盜。永無相好之日。此之謂也。

野迷利野迷司交誼

前此有一國王。名曰披品。王佛蘭克全國。其時有伯爵居布雷克。伯爵信教篤。既生一兒。伯爵夫婦歡甚。則禱諸上帝。謂是兒能長成者。必送之羅馬。恭受洗禮。同時又有一伯爵。名野和爾。夢見教皇在其宮中。觀小兒受洗。野和爾醒後。令其舍人圓所夢。舍人中有老者。爲之釋曰。伯爵此夢。必得佳兒。將來勇而有德。惟生時必授之教皇受洗禮。伯爵亦正望子。則大悅。已而夫人果誕一子。及二歲時。果如舍人言。送之羅馬。已而至路加。遇布雷克伯爵。挈子同來。彼此覲面。知爲同志。則結伴而行。不惟二伯爵相親。卽二子

亦依依不舍。飯則共牢。寢則同榻。既至羅馬朝教皇。卽自述世爵。後乞受洗禮。並上方物。教皇曰。爾二人遠道來此。且獻方物。寡人無所用。留之以施貧人。且爾二人雖不貢獻。洗禮亦寡人之責。所願二子成人。能敬事上帝。寡人所得多矣。教皇遂定一教堂行禮。賜野和爾伯爵之子。名曰野迷利。賜布雷克伯爵之子。名曰野迷司。受洗之日。羅馬武士無數。咸至堂觀禮。禮畢。教皇令人取木杯二。飾以寶石珍珠。分賜二子。言曰。此物爲寡人紀念之物。汝二人成人時。當念寡人。二伯爵咸大悅。拜賜。祈福上帝。願教皇萬歲。遂率其二子同歸。野迷司乃聰穎異常。如所羅門。年近三十時。伯爵病危且死。令野迷司至前受遺囑。曰。吾命已盡。爾居喪。必除服後。始襲吾爵。上帝之言。汝當記憶。必矢忠事天子。無萌異心。其待朋

友。尤矢信而崇義。至於鰥寡孤獨之人。必加憐恤。罪人定讞。既無可生。必哀矜而勿喜。須知人生忽忽。不知死期。在於何時。惟敬禮上帝。始有歸宿之地。前此野和爾伯爵之子。同爾受洗。此義等於骨肉。且同受教皇之賜。其尤奇者。面目相肖。無異孿生也。語後伯爵卒。野迷司卽以古禮葬其親。此時野迷司年已三十以外。族黨爭集。而擲揄之。野迷司外柔內剛。嚴爲之備。而羣小竟不得逞。然終行其詐術。合同族之人。逐野迷司於堡外。野迷司行道間。謂其人曰。吾雖見逐。然終得上帝之助。不之畏也。今當往訪伯爵野迷利。彼爲我良友。吾往依之。至時必且見助。不然。則往訪希魯加得。蓋可依也。希魯加得爲法蘭西又羅司之后。仁慈成性。決能憐我。從者曰。主人安往。吾輩至死匪他。迨至野迷利堡中。適外出不在。

以野迷利方赴布雷克慰唁其喪野迷利既不遇野迷司且聞其
 遜遜心悲之遂以馬四覓野迷司不知所往此時野迷司既不得
 野迷利亦四出覓取咸左不遇一日野迷司訪一故人故人亦時
 之勳爵相見問故野迷司告以家難勳爵曰爾且小住吾家吾聞
 爾聰明逾儕輩不恐無位吾請以室女侍箕帚野迷司方無家立
 時允婚遂贅於勳爵之家於是居岳氏可一年六月之久一日聚
 其出奔之侍者十人諭之曰此間樂甚乃不念及野迷利也遂留
 二人以八人出訪野迷利且載教皇所賜之木杯同行而野迷利
 之覓野迷司亦已二年一日遇朝陵之人於巴黎野迷利問曰吾
 有摯友野迷司爲族惡所逐君曾面其人乎朝陵者答云不知野
 迷利卽脫其外衣施朝陵者曰汝朝陵時爲我所禱必見野迷司

也。別後忽忽赴巴黎。隨地留名。冀得一見。已乃渺然。明日朝陵者。無意忽遇野迷司。而野迷司亦問野迷利所在。朝陵者曰。君何爲給我適見。君自言爲野迷利。覓野迷司。今忽言爲野迷司。覓野迷利。何也。蓋朝陵者以二人面目相同。不能別也。且爾何時易其服飾。並其侍者及兵刃與馬。如此幻變。良足駭人。今但問爾果爲何人。果野迷利也。或野迷司。汝獨不憶昨日尙以外衣施我耶。野迷司曰。先生勿怒。我實爲野迷司。來尋良友野迷利。以面目同。故先生不之辨。卽從囊中出金錢。賜朝陵者。請其祈禱。冀得遇野迷利。朝陵者曰。君趣赴巴黎。必遇其人。野迷司大悅而飛馳。而野迷利已先至巴黎。侵晨出城。至野次花木多處消遣。其前卽瑟音河。野迷利引將佐數人。野飲。忽見有人騎馬從者。可七八人。至野迷利。

卽起。令從者執兵以備而來者卽野迷司。亦命從者曰。野地上人。
 盜也。將襲我。宜善爲備。必越過此險。方能面國王。託其保護。於是。
 兩家之侍者各出刀矛。洶洶而前。乃不知中有帝力。乃不能戰。野。
 迷司忽自馬上大呼曰。來者爲誰。其將殺我乎。我爲野迷司勳爵。
 也。野迷利旣熟其音。亦大呼曰。天乎。吾友吾卽野迷利也。尋爾將。
 二年矣。二人大悅。下馬互抱而親吻。各慶得帝力之助。乃能相見。
 於此。於是各拔刀誓天。願同生死。乃並馬入城。面王衆見二人。皆。
 英英有才。於是公卿中匪不傾倒。王亦加優待。以野迷司司財政。
 以野迷利司禮。二人同官。至三年之久。一日野迷司謂野迷利曰。
 吾將歸面吾妻。君暫留於此。吾歸朝亦迅。惟吾行後尙有言。君切。
 勿與公主有情。而武士亞得雷非善類。君當留意。野迷利曰。敬如。